

塵事無常

性命終將老去

天道好還

人文幸得綿延

——錢胡美琦

樓廊閒話

錢胡美琦○著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樓廊閒話

樓廊閒話 / 錢胡美琦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108-1301-6

I . ①樓… II . ①錢… III . ①雜文集－中國－當代
IV . ①I267.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 (2011) 第 254958 號

作　　者　　錢胡美琦著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 35 號
郵　　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15/6
網　　址　　www.jinzhoupublish.com
刷　　印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本　　張　　635 毫米 × 970 毫米 16 開
印　　數　　12.5
字　　次　　13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刷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978-7-5108-1301-6
價　　格　　28.00 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出版說明

樓廊閒話係錢穆先生的夫人錢胡美琦女士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所寫就的數十篇短文編纂而成，臺灣中華日報出版，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再版。這本書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的意義及普及對讀者有很好的參考作用，儘管書中有些觀點我們不認同。此次出版，訂正了文中文字、標號等方面存在的疏誤，節略了民國紀年。

再版序

這本小書是我二十五年前的舊作。我家那時住在郊區，環境清靜。我們的生活，又近似隱居。生活的調劑，主要靠夫妻間的閒話。當年我在文化大學兼課，教「中國教育史」一課，整天腦海中所想，不外是人生問題、社會問題。日思夜想，只要有閒，我們總坐在廊上閒談。我的聽眾，主要只有外子賓四一人。他大約嫌我話太多，常勸我寫下來。於是有了寫書的計劃。我每寫完一篇，第一個讀者一定是外子賓四。有時我會得到他的稱讚，有時我也會受到批評。無論是稱讚或是批評，當年都會使我對問題有深一層的體悟，增長了我的智慧。至今每一回想，仍不免內心會產生無限激動。

賓四於一九九〇年去世，至今已十四年了。多年來，我自己沒有勇氣再重讀這本小書，只想把一切塵封在我腦海深處。今年適逢賓四一百一十歲的冥誕。素書樓文教基金會、辛意雲、秦照芬、劉義勝三位董事，他們認為這本小書的內容，尚可對今日之社會有些啟發作用。所以決定再版我

這本樓廊閒話，以爲基金會對賓四冥誕的紀念。情深意厚，卻之不恭，我只能以感激的心情接納了他們的美意。

近幾年來素書樓文教基金會在中國大陸與香港，爲兩岸三地的中學生及中學文史教師每年分別舉行一次教研會，爲宏揚中國傳統文化交流經驗，反應甚好。今日重版這本小書，爲了適應當前讀者的需求，我取消了書中兩文，另有一文刪除了一段文字，其他篇中也尚有小作文字修飾之處。希望讀者能夠接受。謹此說明。

二〇〇四年六月三十日

序

我想寫這一本樓廊閒話的動機，已有二十年以上之久。然而遲遲一直未曾動筆。遠在我結婚以前，我和外子賓四在一起，常喜歡閒聊人生。成婚後，我們最初住在九龍鑽石山難民區一小樓上。樓有小廊，可以望月，可以遠眺一線的海景。下樓走出住宅區，可以繞上一長堤，兩旁都是農田，幾間村舍，疏疏落落，點綴其間，景色幽靜。我們在鑽石山住了四年，幾乎每天晚飯前後，必然在此堤上散步閒談，比較在樓廊上閒談時更多。以後我們遷居九龍郊外沙田半山上一樓，地勢很陡，出大門就是石級長坡，四周沒有適合散步的地方。但樓居有廊，長五丈餘，寬六尺。面前一排四丈寬，高踰八尺的玻璃長窗，對著寬大的海灣。海灣中有一排如屏風般的遠山。從樓廊遠望，海山宛然，真是令人心曠神怡。我們在此居住八年，每得閒暇常在此廊上閒話。

我常想，能多接觸天地自然的遼闊，可以幫助我們人胸襟開朗。長日面對遠山近海，一片寧靜，使我對人對事容易有更深一層的理解，亦能有更多的容忍。香港是一殖民地，又只是一商埠。

一九四九年大陸易幟，大批國人流亡來港，帶給此商埠一片繁榮。但最富衝擊性的，還是文化思想方面。只不過它是一股無形的力量，至今從香港社會具體的形象來看，仍難以瞭解此三十年來中國文化思想給香港帶來的變化究有多少。

我們在香港居住的十幾年，正是香港開始受到此一衝擊，社會變化最大的時期。那時候流亡在香港的知識份子有一些真可謂是藏龍臥虎，他們各有一段不平凡的過去。不論你接觸到誰，都會增你見聞，長你智慧。但是那許多蛟龍猛虎，長時期困處在一小島上，為生存掙扎，壯志雄心逐漸消磨殆盡，在人生歷程中，又是另一番景象。這卻更能令人增長見識，開發深思。

賓四在家閒話，從不談他的學問。他愛從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現象，和他親身接觸的種種人事，來談人生問題。我們當時的閒話，便多集中在此一範圍內。亦常針對世界局勢，來談國家民族的前途。有些話，只是我們夫婦私語所及，每逢學校師生以及其他賓朋來集，就避去不談了。

人生不外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兩方面。物質生活維持我們生命的存在，這是日常人生最起碼的條件。但物質生活外，人仍需要有精神生活來作調劑，然後纔有所謂「安」與「樂」的人生可言。在當時，我們物質生活雖很艱困，但此種日常的閒話，卻給我們帶來不少精神上的解放與安慰。

當時使我感受最深，興趣最濃的，是賓四喜歡引古諷今。他口說不談學問，但這一種針對現實而引經據典的發揮己見，卻使我覺得對人生有更深的領悟。有時候聽得動心，我突然覺得自己在人

生的意境上，又邁前了一步。滿心的愉快，真不是我這枝筆所能形容。每逢此情景時，我不禁向他說，快把你這些話寫下來，讓大家知道，不更好嗎？他說：我要寫的太多了。你覺得好，你該寫。我也時常想下筆，但轉瞬間，事過境遷，往往又覺得當時所悟，把捉不定了，遲疑不能下筆。自己不免十分懊惱。遇到我自怨自艾時，賓四安慰我說，讀死書容易，讀活書難。人生如一部活書，可以供人讀一輩子。如果一讀就懂，亦將無深度可言了。他教我要懂得「含蓄」，要懂得「醞釀」，要懂得「厚積薄發」。他說，只要時時存心於此，積久又能悟出新意。儘可慢慢下筆。記得我的「樓廊閒話」四字，就是在那些談話時提出的。到今回想，不覺已過了二十多年的長時間了。

一九六七年，我們由港遷臺定居。第一年先住市區，第二年遷來外雙溪素書樓。溪外長山一列，樓前亦有一長廊，面對溪山，依稀往年沙田景象。又成爲我們日常閒話的好所在。人是情感的動物，我們寄居香港時，雖亦時常關心自己國家民族的前途，但香港終是一殖民地，情懷有所不舒。遷來臺灣，在自己國土內定居了，愛之深，期望更切。這十多年來，又正是臺灣社會邁向工商業發展進步變動最迅速的時期。好些人一意只想在經濟物質生活上養尊處優，較之香港當時那一些藏龍卧虎者的心情和追求，又大不同。社會上的種種變化，令我更易引生刺激，不免常有一吐心聲之願。我的樓廊閒話，在此情此境中就真開始下筆了。這本閒話中，每一題材，可以說，都是經過我内心一番情感的激盪，思想上一番理智的思考，纔提出的。

今天我們的社會人心，似乎對於一切人事的看法，都喜歡用「新」「舊」兩種對立的觀念來作分別。不論政治、經濟、教育、社會等，有關羣體組織的措施，乃至個人的做人處世，家庭倫理間親情關係，一切只用「新」「舊」兩字來作截然的劃分。常使我們一些在情感上時懷念舊，不易迅速轉變的人，生活在此風氣中，深覺有難以適應之苦。這一種情緒，深深困擾了我。我常想，文化思想是積久而成的。我們不能像處置一件東西般，不喜歡了，就拋棄，再另換一全新的來代替。文化思想是大羣集體多數積久而產生的。不是因少數人的贊成而存在，因此亦不易由少數人的反對而廢棄。我們今天倘若要創造出一番新思想，建立起一番新文化，亦得要經過大多數人長時期的考慮和選擇，纔不易出毛病。

近百年來，我們受西化影響，一輩學者們大聲疾呼要現代化。這已成爲近幾年來臺灣社會各階層各行業中最時髦一口號了。我想「現代化」這一口號，實是一內涵沒有肯定性，沒有具體意義的空洞名詞。其實質內容，可以追隨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轉變與改進。嚴格說來，現代化這一種趨勢，在中國歷史上亦早就存在了。一切時代，一切變化，都亦是它那時的一種現代化。只不過從前人雖然有如近代人所謂現代化的一趨勢，但未喊出此一口號來。他們只是認爲時代不同了，社會種種自然亦該追隨時代有所變遷。但近年來現代化一口號逐漸形成了「現代」與「傳統」的對立，以及「新」與「舊」的劃然分別。凡是被某些人肯定爲「新」的「現代化」的思想觀念，就同時被肯定

爲絕對的「是」，絕對的「對」，而不容他人來討論批評。但一牽涉到人生種種實質方面，定要把新與舊截然劃分，便易使人困惑。於是許多人往往避開實質的探討，而衝動的只求先將一應的傳統觀念破除打倒。以爲如此，即是迎新。但舊的觀念被破除打倒了，而新的觀念一時又建立不起來。於是今天社會在趨向工商業發展的急速變轉下，產生了許多多家庭和社會的新問題。使得我們雖然經濟條件物質生活不斷在提高，但精神生活卻相反的，愈來愈顯得貧乏淺薄了。

前不久，曾見某報邀請海外歸國多位著名學人舉行一文化座談會，以「中國歷史傳統與現代化」爲題。他們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共同否定了「傳統與現代」「黑暗與光明」的對立。並且認爲，「傳統與現代是賡續相關的」，「歷史傳統可以作爲現代化生生創新的資源」，「中國現代化問題一定要與中國歷史結合」，「每個國家民族都可有他們各自不同的現代化方式」。我讀了這許多意見，真覺可喜。但可惜的是，對於現實社會中已因「新與舊」「傳統與現代」對立觀念所已產生的種種具體實質的問題，卻並未提出建設性的探討。我這本樓廊閒話，所選題材，都是針對社會已存在已發現的問題而提出討論，旨在提醒大家的注意。希望由大家共同的努力，來找出一條我們國家民族今天所應走的自己的現代化的道路來，使我們的社會能漸趨「安和」，使我們的人生能真享「樂利」。這實在是我們今後所該要注意的大方向。

這本閒話，開始動筆在一九七七年六月，自此每月一篇，定期在中華日報副刊上發表，至今不

覺已積稿二十餘篇。由於華副主編蔡文甫先生的一再催促，今將已發表過的二十五篇，先彙集成這一本小書，這是我當時開始提筆時所沒有預計到的。今天回想我寫樓廊閒話第一篇「人的尊嚴」時，內心所受的激動，至今仍然很清晰的浮在我的腦海中。我本不是一個慣於爲文的作家，而寫「閒話」之類的文章，針對現實，有所批評，很難避免個人情感的激動，有時不免會影響到文字趨於偏激。所幸華副主編人自始至今，沒有對我有任何挑剔或改動，否則我自知是不會有興趣繼續寫下去的。「尊重別人」是今天我們整個社會最感缺乏的一種美德，很需要大家來提倡。自從我的閒話發表以來，先後有過三家書店曾向我接頭，希望將來能出版我此一小書。其中一家，並提出了頗爲優厚的條件。我都未加考慮。而將此稿交給中華日報出版。這亦可算是我對華副尊重作者的一番美意，具體的心理響應了。謹在此附帶表白。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六日

胡美琦序於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

目 錄

○〇一	再版序
○〇一	序
○〇八	人的尊嚴
○一六	無平不陂
○二三	中國的女性美
○三一	獎勵與懲罰
○四〇	師與友
○四八	風化與法律
○五五	健康與幸福
○六三	人生的寂寞
○七〇	從取締惡補講起
○七八	學校教育的新舊衝突
○八五	守舊開新
○九三	從教育立場看儒墨道法四家思想之異同

目 錄

一〇二	談科技教育
一一〇	談人才教育
一一八	良心與法律
一二六	功夫與命運
一三三	國難當前的理想青年
一四三	讀書・做人・救國
一五二	寂寞的人生
一六〇	亦談奢侈革除
一六八	民主與科學
一七六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
二八三	恭印後記

人的尊嚴

這幾天在報上看到有關臺北商專校長痛於學生犯錯不知慚愧，自己帶頭，向國旗及 國父遺像下跪懺悔一事引起社會不同議論。報導中說：「有人認為這事有傷學生自尊心及體面，有人認為政府曾三令五申禁止學校體罰學生，校長的作法無異是一項嚴重的錯誤，採用下跪更是錯誤。」讀後感觸良多，引起我們夫婦「閒話」，特以「人的尊嚴」為題，談談我們的管見。

人的尊嚴，應該分三層講，一是「生命」的尊嚴。生命賦自天地大自然，飛禽走獸，對其生命，各有尊嚴，人有他的生命，即有他的尊嚴。我們不能無端抹殺某一生命的尊嚴。但在人的世界裏卻更有一個「人格」的尊嚴，照中國人傳統的講法，這是「人性」的尊嚴。

「人格」二字是西方人所使用的，實際上，人格尊嚴是緊接著生命尊嚴而來。有一個人格即一個生命，我們要保障其生命，連帶及於其財產等一應具體事項，其保護方法，則憑法律。所以西方

人講「人格」，實際上是一法律名辭。每個人都有他的人格尊嚴，如果他犯了罪，損害了他人的生命及財產等，定要經過審判由法律來裁決他的罪，這是西方文化傳統如此。但我們東方傳統並不認為每一人格都有他「無上」的尊嚴。中國人在人格尊嚴上更看重「人性」的尊嚴，這與西方人講人格尊嚴有所不同。

「性」是天生的，一個生命有一個性。可是生命是發展的，從嬰孩到幼年、青年、中年、老年，生命發展，人性也隨之發展。發展人性，應有一更高的理想，要待「人性」的發展達到了某一個階段，才始完成他「人格」的尊嚴，亦完成了他「生命」的尊嚴，這是有關教育上的問題；因東西雙方對人生看法不同，所以西方人從開始就看重「法律」，而東方人從開始就看重「教育」。可以說，法律是保障生命的，教育是培植人性的。培植人性，也可說即是培植生命，培植人格。因為人性就在人的生命裏，就在每一人的性格裏。

例如一盆花，一棵樹，一枝一葉須我們的修剪，甚至一枝上三朵花苞，有時得修去兩朵，好使這棵樹這盆花長得更像樣，開起來更悅人，難道這會違犯了花樹生命的尊嚴嗎？毋寧是說，相反的，這是要更完成花樹生命的尊嚴。因為在修剪過程中，加進了人的一番理想，即所謂「文化的理想」，中庸上所謂「贊天地之化育」。中國人說這一番理想，也即是天的理想。在天的理想下，要經過人文來培植，來成長。換言之，天的理想要經過人的培植與完成，纔見其尊嚴。有天無人，一任

自然，即無尊嚴可見。

譬如我們佈置一個園林，裁了這棵樹，旁邊別的樹便該取消。種了這棵花，旁邊別的花也要取消。其他的雜草雜樹都要取消，要使所培植的每一棵樹，每一棵花都完成了它的尊嚴，這一個園林也有了這一個園林的尊嚴，不該任雜草叢生地亂長，一任自然，甚至可無花樹，也無所謂園林佈置了。

栽樹種花佈置園林如此，人的教育也一樣。在學校教育之前，先要有家庭教育。小孩生在家庭中，有他生命的尊嚴。他雖是一小孩，也有他人格的尊嚴。但是這個「生命」與「人格」，還需要人類的文化教育來培植，來完成。譬如說，小孩在家應懂得「孝」，這不是父母私心要小孩如此。「孝」是一種天性，小孩懂得如此纔像樣。子女生在一個家庭裏，懂得對父母盡孝，這個家才是一個理想的家，這個小孩才是一個理想的小孩。孩子不孝，做父母的就得指點他，教訓他，要他孝。這孝道，從小就需培養。譬如一家人同桌吃飯，這小孩不顧父母兄姊，一人肆意先吃，這便是不孝不悌，父母兄姊就該加以制裁，要教他等待父母兄姊先下筷子才跟著吃；這並不是損害了孩子的尊嚴，正是要培植完成他的尊嚴。孩子不聽命，父母嚴詞訓斥沒有用，只有罰他下桌，不許吃，這是一種教育手段，教育方法。小孩受了教，慢慢會懂得做人。教育須從小培植，就很省力。待他年齡大了，習久成天性，他都懂了，在家做一孝子，入則悌；進入社會，也是一個舉止合度